

# 從詩經觀察周代社會的主要情形

高 祿 光

我國古代史，記事簡略；同時多半以政府及貴族活動為中心，對於平民事蹟，記載多疏。評者譏為一家一姓的譜牒。雖然過苛；但亦不無相當的道理。古史既然如此；我們生在數千年後，要研究古代社會史，當然較為困難。因此有識的人士，除利用其他經史搜集材料外；常從甲骨鐘鼎文字尋覓零星字句，觀查古代人民的遺蹟。這個工作雖佳；但究嫌片斷，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我以為如果從古代金石中找出史料，還不如從現成的詩經下手。因為詩經是周室前半葉之詩歌總集。這三百多篇詩，有的是貴族們的歌詠；也有平民的心聲。雖然詩以情感為主；但詩人總是脫離不了現實的社會。從他的詩中，時嘗反映出當時社會背景。古人採詩觀俗，不是沒有道理的。（註一）因此我姑且嘗試，將詩中表現社會背景的部份，彙在一起。從這些詩句中，觀看數千年前先民活動的踪跡。不但有補古史的缺遺；同時也是有趣味的工作。

## 一 男女的關係

### （1）重男輕女的積習：

女人的體力究竟不及男子，所以母權時代不久結束，父權時代繼之而興。周室是父權最鼎盛的時代。因為彼時實現宗法社會制度，男子權力更行提高，女子地位，日漸低落。女子變為男人的附屬品，每天只在閨門內困守，不能任意在社會上活動。最奇怪的是貴族娶婦，三月廟見後，才算作正式夫婦。在此時間，如果發現女人不合適，還可以退還娘家。嫁女的人家必定派遣送嫁的人，在婆家等候三個月。期滿時這個人，騎着馬，奔歸娘家報告結果。這種禮節，叫作反馬。（註二）

我們看詩經的草蟲，也可以查出這樣奇怪而又不平等的事實。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即覯止，我心則降！」  
（三章錄一）

這首詩毛傳解作「大夫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朱子詩集傳以為「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朱釋不如毛精。正義所言極確。我以為如果是大夫妻想念丈夫的詩，文句中只說「亦即見止，我心則降」即可。何必又綴上「亦即覯止」一句話。短短的詩句，不該如此重複。陳奂毛詩傳疏根據爾雅解覯為遇。穀梁傳說「遇者志相得也」。爾雅釋言遇即偶義。陳說「初昏之子，得遇於君子，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所謂相遇而後聚也」這話是很有道理的。詩意是說一個女孩子在出嫁的道路上未看她的丈夫，不知道是否得到喜愛；所以她的心是跳動憂愁！趕到她

看見了所嫁的丈夫，並且得到丈夫的喜悅；她的心才像一塊石頭落了下來。她安心了，思前想後，才作出這樣的詩。可見彼時的女人太可憐！此外還有斯干一首詩，雖然是貴族的歌詠，但平民與此相差不遠。此詩確能寫出父母對於兒女的差別待遇。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九章錄二）

男孩子之生，就放在床上，穿上好衣裳，還給他玉石玩弄。他哭的聲音也好聽。將來定能穿着漂亮的衣服，去當君當王。女孩子降生，就放於地下，只穿着尋常的襁褓。給她織布的紡磚玩。長大時不要犯過，也不要有美點被人稱道。朱子詩集傳更推闡鄭玄的話說道：

「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

鄭玄朱子這個妙論，確足以發掘古人重男輕女的心理。女子被人看輕到這個地步，是如何地不平等呀！

### （2）一夫多妻制度：

古來諸侯娶婦，有姪娣相從，又有同姓二國往媵，一娶就是九女。（註三）在詩經裏也可以看到這樣事實。大雅卣奕：

「卣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卣侯迎之，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鎗鎗，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卣侯顧之，爛其盈門。」（六章錄一）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一夫多妻制的事實。除諸侯外，那些官僚們也有娣姪從嫁，不過未必有九個。左傳文七年穆伯有娣叫作聲已。哀十一年衛太叔嬖愛其娣，都可以爲證。至於庶人，也是有妾的。不過這個妾未必是嫡妻的姪娣，就像孟子所說的「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就可以看出庶人也有有妾的。這個陋俗，古人認爲當然，流傳至今，已經停止。重男輕女的現象，不復存在了！

### （3）男女婚姻不自由：

古時婚姻，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個人沒有自由。你如果違反這個規定，必受社會上嚴厲的指摘。鄘風褻螻蝻一首詩，就是詛罵自由戀愛人的詩：

「螻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了！」（三章錄二）

螻蝻就是虹。古人以爲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詩中說淫氣所成的虹，在東方，人們還不可以用手指點；況女子跟男人走離父母兄弟，我們更不屑談論她了！此人是因爲懷念結婚，不守貞信的節操，也是不知正當命運的人。對於自由戀愛的女人極盡詆罵的能事。

社會上對於自由戀愛的人像這樣地批評，自然有人，犧牲幸福，跟著社會潮流走去。鄭風褻將仲子篇就是反映這樣的事實。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伐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詩序以爲仲指祭仲，是刺鄭莊公之作。這是瞎說。朱子詩集傳以爲是淫亂之詩，道學的理念太濃，也不合詩意。這首詩明明地申述一個女子懷念戀人，本想嫁他；但懼於父母兄弟的反對，社會上的議論，竟脫離不了枷鎖，而得自由！一面又忘不了愛人。她的內心是矛盾的，情感是痛苦的。此詩純係眞性情的流露！不但與莊公無干，亦非道學家所謂的淫亂。

#### (4) 也有抱獨身主義的人

婚姻既然不得自由，青年男女們只有聽父母盲目的擺佈。性情軟弱的，尚可犧牲自己的幸福，不敢違抗；但性情剛直的，即逼到獨身主義的途徑。鄆風柏舟說：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二章錄一)

毛詩衛序的此詩爲共姜自誓。「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舊說多從之。但史記衛世家載衛武公爲共伯之弟，共伯後爲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公九十五猶作「懿」自誓。是武公即位時，年已四十餘。共伯又爲武公之兄，其死之年，已爲長大，不可謂未結婚，即行蚤死。是知詩序之不可靠。(註四) 索隱乃謂史記採襍說爲記，純係篤信詩序之過。我們按照詩意可以斷定不知姓名的一個女子，她的婚姻受阻，因而激烈地抱着獨身主義，終身不嫁他人！王風的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錄二)

詩序以爲男女淫奔之詩，用來諷刺周大夫，更是胡說。明明是個情感眞摯的女郎，拘於禮法，不能自由地和戀人結合，她的內心是十分憤恨的。這種深厚熾烈的情感，促成她犧牲幸福，忍受痛苦，忠實地有等待情人的決心。是如何地可憐！從以上兩首詩，可以見出周時男女的婚姻是極端不自由的。在此舊禮教束縛的情形下，意志薄弱的青年人；可能逼出不正當的行爲。大家所熟知的桑中濮上，固然是不正當的情歌；就是世所誇稱的召公盛德治化下，也出來了黃色新聞！

#### (5) 黃色的情歌：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老也呶！」

朱子根據鄭箋及正義說：「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實與此詩的本意相反。詩內自言懷春，自言如玉，已將女郎的態度寫出。這個女郎僅告訴他的情人，要慢慢來，不要撞動我的佩巾，不要惹起小狗叫罷了，不像貞潔女郎的口吻，怎能說「有凜然不可犯之意。」後世的儒者，總以爲召公的美政下，不應該有這樣的情歌，所以百般附會；但是究竟不能掩蓋當時社會的眞實情形。這種眞實的情形。不是偶然發生的。主要是由於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釀成的。

#### (6) 女子被遺棄的哀鳴：

男女的階級既然極端地不平等，男人玩弄女性及女性被遺棄的事實，當然不斷地發生，鄆風谷風：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六章錄一）

這個女人色衰被逐，詩中的情感，萬分悲慘！衛風氓：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于至暴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這首詩六章，在文藝上是最好的作品，我已另有評判，現只節錄二章，這個女子是戀愛後，託媒出嫁的。終於色衰被棄，她的悲痛，較前首更為深切。最慘的還推王風中谷有菀裏自訴的女子！

「中谷有菀，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三章錄一）

這首詩是一個婦人，因旱災被棄，自嘆遇人不淑，將有餓死的悲慘命運！

男女不平等，婚姻不自由，因而產生種種惡果。但是人情難禁，法令有時而窮。在特殊環境下，政府管束人民婚姻事項也不得不睜一眼，閉一眼。同時本來是很有意義的集會，往往因男女情感的發瀉，又變其本質，而為男女狂歡的機會。下邊一段詩，就透露出這個消息。

#### （7）上巳日的狂歡：

鄭詩有溱洧一什，衛序以為刺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溱風大行」，真是胡謔。漢書溝洫志注，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卦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除拂不祥。」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日如水上之類。」上巳日的大聚會，本來為祓除不祥，亦就是後世三月三日的修禊節。是一個最有意義的日子。可是因男女雜沓的關係，竟變為男女狂歡最大會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二章錄一）

素日男女的界限太嚴，一週大開方便之門，眼看遺釵墜馬的誘人情節，除非堅貞自守的人，那能不色授魂與，盡情歡笑呢？鄭風如此，其餘的國家也有上巳節，這種藉機談情說愛的風俗，恐怕也在所難免。

#### （8）古時也有鬧洞房的風俗：

唐風裏有綢繆一首詩，所吟者究為何事，後儒解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毛傳小序說：

「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朱子詩集傳說：

「國亂民貧，男子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辭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辭也。」近人陸侃如詩史上說：

「這是一首野合的詩。」這些話，全不合詩意。惟劉大白，白屋說詩以為係鬧洞房的詩，頗覺正確。什麼原因呢？我把這首錄在下面，從文字上可以得到證明。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第一點：這首詩是用束薪束芻束楚等起興。嚴粲詩緝。引曹氏說「詩人每以薪喻昏婚。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大概是表示新婦能擔當起烹調任務的意義。今天浙江紹興

在結婚的時候，男家把薪柴，用紅絨纏著送到女家。女家把炭，用紅絨纏著，送到男家。我們東北風俗，在成婚後第二天早晨，新婦先抱一捆薪柴由外面扣門。她的婆母聽到新婦叫三聲媽媽開門，才放她進來，到竈下，作象徵性的引火淘米等動作，可能全是由古時傳流下來的習俗。第二點：首章的子兮子兮等句，是問新娘今天夜裏怎樣對付新郎。第二章的子兮子兮等句是問夫婦二人怎樣渡過快樂的遇合。前儒誤解「邂逅」為不期而遇，因此解為野合的詩。按說文邂逅作解，逅作觀。廣雅曰：「解悅也。」遘同構，淮南真異訓高注：「構會合也。」解遘即悅而相遇的意思。不必拘定是不期而遇，第三章子兮子兮等句是問新郎今天晚上怎樣對待新娘。從這些語氣看起來，絕對第三者調笑新郎新婦的話。至於三星，即是參星，十月參星見於東方。古時無記時工具，在鄉村人，常常看看參星在天上的位置，以斷定時間的早晚。這首詩的可能是二三章為後人所顛倒，鬧洞房的人從參星出來起，經過參星正對着房門的時候，一直鬧到參星西下止。這是一場劇謔。我們今天，還保留這種有趣的風俗呢。

#### (9) 有趣的求子風俗：

人類生存世間，不過數十寒暑，似此短短的旅程，實不能滿足人們的欲望；因此常把生前未能達到的希望，寄託在未來的後裔；而子嗣問題，就是大家所共同注意的。有子的人，固然欣快；無子的人當然要汲汲以求。或乞靈於鬼神；或藉助於藥物；並且在結婚時或祈求時時常說些吉利的話兒。好像這個吉利話兒，也可能帶來他們的新希望。今人如此，古人更是如此。我在詩經却發現兩樁有趣的求子詩歌。茲錄如下：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襋之。」

這首詩很奇怪，統共六句。兩句一韻，每句意思相同。每句中只表示採取芣苢。一種事實。像這樣的詩為什麼存留到現在？是只歌詠採取芣苢一種小事呢？或者他的背後還隱藏一種意義呢？古人差不多都認為這首詩是另有含意的。毛傳小序以為美后妃和平，樂而有子。韋詩及劉向列女傳以宋女傷夫有惡疾。朱子詩集傳以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崔述讀風偶識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他揣想可能如李泌誦黃台瓜詩以救代宗的一段故事。我以為他們所說的話，大概全與詩意未合。毛序似近之；但推到后妃身上，亦覺附會。我認為此詩是鄉村婦女求子時所唱的詩。芣苢俗名車前子。其子甚多，婦人食之，可生多子。所以婦女們要採取它以醫無子。她們一邊採，一邊唱道：

「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得到它！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懷有它！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拾起它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拿來了它！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把它裝在衣襟裏！採芣苢呀！採芣苢呀！我把裝子的衣襟拴在腰帶上。」表面上是說採得芣苢的子，懷有芣苢的子，拾起芣苢的子，拿來芣苢的子，裝芣苢的子，把裝芣苢子的衣襟拴在腰帶上。暗中却說得到兒子，懷有兒子，拾起兒子，拿來了兒子，把兒子，裝在衣襟裏，把裝有兒子的衣襟拴在腰帶上。採，有，掇，捋，袺，襋，要用重音讀出，全是一語雙關的吉利話兒。我們東北結婚風俗，必請多子的老嫗為新人鋪床，並在被子四角藏些栗子棗。老嫗口中念念有辭說：「一對栗子，一對棗；一對丫頭，一對小兒。」是藉着「栗子棗」的聲音，來諧「立子早」。從這首詩也可以看出周代社會裏也有求子的趣俗。你閉上眼想，一大群婦女跑到野地裏，一

邊採芣苢，一邊唱着響亮的求子歌，是如何地好聽呀！

此外還有大雅生民篇，雖然不是專咏乞子；可是其詩的首段就乞子的神話；並且將這個乞得的孩子，竟寫成空前的農業發明家。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墜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八章錄二）

姜嫄大概是古代女酋長。在女權極盛時代，可能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毛傳說她是高辛之后，恐係附會。她沒有兒子，只得到廟上去乞子。禱告以後出門，忽然看見地上有很大腳印。她一踩，心裏忽然跳動，於是就懷孕了。十月以後，居然很順利地產生一個男孩就是后稷。詩的後文敘說后稷神靈的話，很可以看出古時君權神權合一。周人利用這些神話來統治民衆，我們不要管他。在廟乞子已成爲一種特俗。後來帝王都建設高禘廟，皇帝皇后在玄鳥到來時就以太牢禮拜神。今天雖無此種舉動；但城市裏仍有娘娘廟，無子的婦人也嘗到廟上，求神給她一個小寶寶呢。

## 二 個人的嗜好

### （1）好酒：

殷人沉湎於酒，如同清人的嗜鴉片，因此導致亡國慘劇。周公對於酒，深惡痛絕，所以酒誥裏說：「群飲，汝勿佚。盡執拘歸于周，予其殺。」飲酒用重典制止，自然有原因的。「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維教之。」對於殷人嗜酒則較爲寬大。一則驟然嚴禁；恐引殷人的反抗。二則任殷人自然消滅也可以減少周人的顧慮。是政治上一種運用。此外在大孟鼎毛公鼎也可以看戒酒的訓辭。足見酒確是當時一大災害。可是周人是否永遠都能如清教徒那樣乾淨呢？恐怕未必。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來刺周幽王。詩裏說：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日既醉，不知其郵。」（五章錄一）大雅抑之詩：

「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十二章錄一）

我們想像周公頒行禁酒令的當時，或可暫行收效；但時間既久，人們故態復萌，又好起酒來。我們看詩經裏所載關於祭祀讌會固然離不開酒；就是平居無事，也不乏以酒自遣的人。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小雅瓠葉四章錄二）閒同二三知己，淺酌低斟。又用烹成的新摘下來的瓠葉和烤熟的兔子肉，就酒，是如何地香甜快意呀！

### （2）田獵好武的雄風：

我中華民族自古是具有強悍的體魄，英武的丰度的。到宋朝以後，才被文弱的風氣所籠罩，而爲外族所欺凌。我們在詩經裏，可以看出有許多描寫田獵及好武的壯烈詩歌。

鄭風的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三章錄二）

鄭風叔于田二首，舊說以為刺鄭莊公，叔指共叔段。崔述在讀風偶識中曾經駁之。他以爲「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尙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崔說頗有道理。叔等於說二先生。此二先生是誰，詩未明言，似不必附會叔指共叔。此詩寫這位二先生，乘着駿馬去打獵，他徒手搏住凶猛的老虎。他很善射又會御馬，把這位二先生寫得生龍活虎般精彩。齊風之還：

「子之昌兮！遭我乎貓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三章錄一）

打獵的人帶著兩匹狼狗，相遇在貓山之陽，互相誇獎。我說他氣力很勇猛，他亦說我箭法好。秦風之駟騏：

「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歛驕。」

這首詩是描寫秦人田獵。肥壯的四匹黑馬駕着車子，秦君和他的親信人去打獵。野獸都是肥大的。秦君叫趕車的人，驅車子在獸的左側，箭不虛發，一下子就射中了。獵完了又閒遊北園，四馬悠閒，輕快車子的鸞鈴亂響。上面載著許多長嘴短嘴的獵犬。詩人將打獵的情況寫得十分逼真。小雅的車攻篇寫的更覺熱鬧：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這首詩是詠周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此詩八章，我只擇錄四章。詩內不但把獵情寫的酣暢；同時又寫出獵後那樣雍容儒雅，足見田獵就是整軍經武的一種手段。

古人對於田獵既然這樣重視，所以國民自然是強健的。尤其秦人崛起西土，人民樸實雄武，對於先民的美俗保留獨多。因此終至統一中國。我們看看秦人尙武的歌曲，實在令人有興奮的感覺。秦風的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衛序以爲此詩係刺秦人用兵，純是以後人類靡的跟光觀詩。這首雄武強驛的歌辭，正遠出秦人英勇的氣概，而爲其後嗣統一華夏的資本。至今讀起來猶覺虎虎有生氣！

### （3）射箭的良風：

古人射以觀德，除打獵以外，最講究射箭。男子下生，以桑弧蓬矢，掛在門左。日常生活及集會舉行典禮的時候，也要比比射。如禮記鄉飲酒，有鄉射。射義，天子諸侯有大射燕射賓射等，全是載射的禮節。詩經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月猶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三章錄一）

朱傳以此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辭。崔述以弋鳧鴈等事非賢夫婦所爲，未免迂腐。古人射獵

是鍛鍊身體的要術，何可厚非。小雅的賓之初筵：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摘句）大雅的行葦：

「敦弓既堅，四餼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摘句）齊風的猗嗟：「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三章錄一）

古人最注重射箭，算作六藝之一。魯莊公又是個神箭手，猗嗟詩正是咏他善射。左傳曾記載他以金僕姑射南宮萬的故事。吾們似未可以未能報父仇而將他的特長一筆抹殺。古人身軀高大強健，迥異後代文弱之風，射是有關係的。

（4）喜好音樂及跳舞：邶風簡兮：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四章錄一）王風的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二章錄一）小雅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摘句）小雅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三章錄一）

古人私居不廢琴瑟。集會祭禮行禮，常常奏樂唱詩，並且跳舞。荀子樂論，正是說明音樂的重要。你想身體靈活的人，又哼著優美動人的歌曲，奏著莊嚴幽雅的音樂，是何等的快樂呀！

### 三 最不光榮的風俗


（1）蓄奴的陋習：

殷周二代有兩個不光榮的習俗，我們為實事求是地研究古代社會的狀況，似不必多加隱諱。同時我們知道孔子講求仁及大同，墨子講兼愛，孟子講人皆可為堯舜，固然都有健全的理論；但他們也可能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蓄奴及殺人殉葬兩種陋俗，都是三位大師所最反對的。蓄奴習俗殷人已經盛行。甲骨文裏已有奴，（𠂔）奚，（同媿，𠂔，𠂔，𠂔，）僕（𠂔）等字。論語微子篇：「箕子爲之奴」，均可證明殷代業有奴隸。周時該俗仍然存在。如矢令殷：「作册矢令尊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大盂鼎：「錫女邦爾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嗣王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叔夷鐘：「余錫女釐都鬻，其縣三百。余命女嗣辭釐，造國徒四千爲女敵寮…余賜女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女戎戎作」。奴隸可以任意賞予人，並以家數計，可見人等於牛馬。晉鼎以五夫與匹馬束絲同價。又可想見人的售價並不高貴，再奴隸乃係世襲的。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載「裴豹隸也，著於丹書，」范宣子允許焚燬丹書，他才替范氏擊殺督戎。定公九年載鮑文子曾經當過魯施姓的奴隸。昭公三年叔向講：「隸，郤，胥，原，狐，續，慶伯幾大姓降在阜隸。」昭公七年芋尹無宇謂人分王，公，大夫，士，阜，隸，僚，僕，臺，十等。周禮酒人載女媿至三百人之多。說文童字下：「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此說係根據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臺。」這種蓄奴風俗，至漢時仍然殘留。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家僮八百人。」貨殖傳：「僮手指千。」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如淳注：「僮謂隸妾也。」及王莽即位才禁止買賣僮妾。此種非人道陋俗全是不平等的觀念所造



成的。我在詩經裏也可以查出男女奴隸的痕迹，例如周南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此詩以小星起興，敘述一個女子日夜忙碌，為貴族們抱衾與裯，明明是個女奴的口吻。世人以此詩是妾的自詠，只表示一夫多妻的觀念。其實嚴格講起來，妾字的本義，就是女奴。說文：「妾有孳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孛，从女。」甲骨文妾書作，正像女人跪伏的形狀。後世因寵愛妾的關係，以致妾的地位提高。不但與大太太平分春色：有時還許超過女主人。以這種眼光看詩，也可能否認是女奴自詠的詩，但是錯誤的。

此外還有一篇詩，雖然不是奴隸自詠；但從詩內所述，也可以查出當時確有奴隸的風俗。大雅既醉：

「威儀孔時，君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八章錄四）

這首詩是周成王謙會群臣，群臣感激他的恩惠，並稱贊君的盛德。「景命有僕，」毛傳：「僕附著也。言天命附著堅固。」實覺迂曲。按小雅正月：「民之無辜，并其臣僕。」陳奐疏：「并古拼字。爾雅：「拼使也，從也。」言無辜的人民，被使用作為臣僕。與此詩中的僕字相同，其意義為奴隸。所以此詩下一句就自問僕是什麼人？釐，賚，雙聲；故毛訓釐為予。惟釋女為汝，與爾字重。鄭箋又釋士為君子：「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又謂：「生淑媛為之妃，」更超出原有詩意義以外。「從以孫子」，鄭箋又釋為：「天既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實覺穿鑿。這首詩明白說：「成王有萬年之壽，他的偉大恩命，賞給大臣許多奴僕。這些奴僕是什麼人呢？成王所賞的奴僕，有男有女，還帶著一群小孩子。」這明明是記述成王將奴隸賜予臣下的事實。與矢令殷大孟鼎叔夷鐘所載的相合。（註五）這些奴僕全是由戰爭所獲的俘虜，或者是犯罪的人。因此古代蓄奴的陋習，是不可否認的。不過此俗早已消滅。並且有兩點需要認識清楚。第一點：奴僕的待遇，雖然像小星所指的每日工作，地位卑下；但在典籍中，找不出像西洋那樣地受著最殘酷的虐待。第二點：俘虜和犯罪的人，究係少數，其規模並非龐大。因此不能拿西歐的樊風相比附。很可笑的是近人！不但說古時耕田者全是農奴；並且將噫嘻章：「十千維耦，」解作二萬農奴並耕，萬分荒謬，只為大陸奴工營作個辯護罷了。（註六）

## （2）殺人殉葬的悲劇

殷周的時候，一國的首領，或者是一家的戶主死了，他的臣下，要以身殉葬，來表示自己對於主子的忠誠。這更是君權極盛的情形下，所造成的非人道悲劇。墨子節葬篇曾載：「天子殺殉數百，少者數十；將軍大夫殺人，衆者數十，寡者數人。」左傳定公三年邾莊公死，以五個活人埋在墳裏。宣公十五年魏顆的爸爸死了，遺囑將愛妾殉葬。禮記檀弓載齊大夫陳子車死，他的太太和管家，想要殺他的妾殉葬。他的弟弟陳子亢是孔子學生。他知道這不是應該的，他和他們開個大玩笑，才把這個慘事停止。史記秦本紀載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之死，竟用一百七十七個大活人殉葬。內中還有秦國最有名的人三良參加。這些貴族們活着的時候，奴役人群；死了還要有奴隸在地下侍奉。這是何等地不平等！何等地殘酷野蠻呀！這個風俗，不始于秦，殷朝的時候，已經大規模執行。河南安陽小屯的

殷墟裏，曾經發現一個大墳，內中埋葬有一千餘人的殘骸。斷定是貴族殺殉的事實。（註七）可見此風由來已久。在詩經裏，我們讀秦風黃鳥篇，未嘗不目裂髮指！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何曠兮，人百其身！」（三章錄一）

這首詩將殉葬的悽慘狀況寫出無遺。在當時竟有一百七十七殉死，真是變相的大屠殺！貴族們利用忠君敬主的口號，驅人至死；而殉死的人在這樣大帽子下，也認為當然不敢反抗，實是萬分可憐的。無怪孔子對於用俑殉葬，責罵為無後！墨子也大聲疾呼地教人節葬！孟子更由心性上提醒人類全有惻隱之心。而主張愛人！

#### 四 宗教的氣氛

##### （1）鬼神人格化及倫理化：

古時人對於自然現象感覺奇異，認為有鬼有神；於是乃有崇拜庶物的舉動。我們看殷人留下來的甲骨文，知道他們一切行動，及風雨的變幻，均行貞卜。這完全是一種迷信。及周人進化，漸漸覺悟；乃將鬼神人格化。並將倫理的思想，加入宗教之內。因此神是超越人的；但不離于人。神在人外；但也在人的中間。神有大能；也懂得人間的事。對於善人加以保護；對於惡人是加以懲罰的。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們認為天和人一様，能看，也能聽；但是不能說話。在詩經祭歌裏，却說上帝能和特殊人物講話。大雅皇矣詩：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八章錄一）

這首詩是說明有意志的上帝，同人一樣，討厭惡君，眷愛聖主。又說：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伐崇墉。」……（摘句）

這首詩表明上帝喜歡文王，和文王講話，叫他去伐崇。當然是周人故意掩飾伐崇的神話；但是也可以看出起當時人們對於上帝，已經人格化了，倫理化了。我們再看詩經其他篇章，有好多恭敬上天的話，例如敬天之怒，敬天之渝等全是對於上帝有一種信仰。此外最重要的是敬祖。庶民對於天地神祇，可以不祭，對於祖先必須祭祀的。在儀禮及禮記所講的祭祀方式極詳，可以看出人們對於祖先是追念的。詩經楚茨，講農民收成以後，如何去祭祖，如何去祝福，把祭祀的場面，詳細寫出，文長歌不徵引。同時又進一步，把自己死去的祖先，地位提高到配合上帝地步。周頌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大雅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陳降，在天左右。」大雅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誓王，三后在天，又配于京。」（摘句）

周人推崇他的祖先文王太王，王季居然坐在上帝左右。在這濃厚敬祖的氣氛下，貴族如此，平民亦然。因此子孫要講孝。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小雅楚茨：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摛句）

人類自覺以後，愛父母是出於天性，父母死後當然有追思的心。這個孝也是維持宗法社會的必要條件，祭祖就是行孝的表現，故敬祖又含有政治的意味。

周人除祭天祀祖以外，還祭祀土穀山川及四方等神，在禮記郊特牲及王制講的很詳。他們不像殷人一味盲目的敬畏神；因為各神對人類全有好處，所以要報功，要祈福。禮記祭法講：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日月星辰，民之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照這些話，人民祭祀各神，全是感恩念德，已將祭神予以新的觀念。詩經祭祀詩是太多了；但全是貴族們的詩。可惜平民祭神詩太少。如時邁是天子祭百神。般是講天子祭山川。載芟良耜是天子祭社稷的。吉日也是天子祭馬神。惟獨甫田的「以社以方」「以禦田祖」，七月的「獻羔祭韭」，可以看出農民有祭土神田神及司寒神的動作。根據上述周人是信仰多神的。說者謂中國人敬祖有排他性，是十分錯誤的。

#### （2）巫風仍然獷狽：

巫是人神交通的媒介。周以前巫的地位幾可與帝王相似。及周人文化進步，人類開始自覺，於是巫的地位動搖。可是人們仍有保留信巫的習慣的。從陳風所說的可以得一清晰印象。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宛邱三章錄一）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釃邁，視爾如荻，貽我握椒！」（東門之枌）

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陳人瘋狂地作巫覡的活動，同時也是男女追逐的機會。楚辭九歌裏湘夫人，山鬼，所寫人神相戀，也是此風的流傳。陳國巫風盛行，他國也不是沒有巫的。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管子權修篇：「好用巫醫」，公羊傳隱公被弑於鍾巫之祭，僖公二十九年臧文仲諫焚巫尪，成公十年晉景公欲殺桑田巫，左傳襄二十九年魯公使巫以桃茢先校楚殯，在左傳裏載巫之事，尚不只此數，均可證明各國仍有巫，但或者不像陳國那樣厲害罷了。

## 五 社會經濟的狀況

### （1）農業的發達：





周朝的農業，已漸發達。在詩經裏有很多歌詠農事的詩。例如豳風七月，雅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的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全是。其大致情形如下：

（A）田制：殷人實行井田，甲骨文已有田字。周人徹法助法兼用。在孟子書裏已談及大概。政府授田於民，使民有恆產可依，在當時實為最好的土地政策。大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為周有井田的證明。

（B）產物：農產物的種類已極繁多，五穀桑麻蔬菜菓品以及六畜，已經普遍的產生，我

們在詩經內，可以隨便查出。

(C) 農具：農具最重要的像耜，錢，（鈹）鎛，（鋤）鉞，（短鎌）等已經斬新地出現在農場上。我們知道殷人耕田，除用木器外；多用石器，以及青銅器。到周才有鐵的發現。日人梅原末治在中國出土的一群利器一文已指出在河南衛輝出土的青銅利器的刃，係鐵嵌入製成的，其年代當為紀前一千年左右。（註八）正在周初。再秦風駟騏一詩，騏字他本作鐵。毛傳駟騏二字禮記月令作鐵騏。鄭注「色如鐵。」可見當時已用鐵，故呼黑色的馬為騏。朱駿聲以為先有鐵字後製騏字，是對的。再周語載管仲的話：「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櫨，試諸土壤。」惡金當指鐵。孟子講「許子以鐵乎」？與最近熱河出土的鐵器相合。（註九）孟子的年代雖晚，但也可以由此窺見在他以前的社會已以鐵作耕器。此外左傳昭公廿九年冬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墨子備城門：「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鼃有鐵鑕」，更可見春秋時鐵已被廣泛使用。周人耕具已改用鐵是可靠的事實。鐵易得，比石好用，農具自然多起來。這是周人農業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

(D) 耕畜：周前耕田用象。說文為字解作母猴好爪廢解。為甲骨書作，金文書作，像人用手牽象。去作耕田及其他工作。及周公驅象而遠之，才改用牛馬。易大傳：「犝牛乘馬。」周金文存三·七五「是毀，」字正像手持二耒御馬耕田之形。牛馴馬快，也比象好用。

(E) 官吏對於農業的鼓勵：當時曾設「田畯」等官，天子又親身藉田以勸農。

(F) 除蟲害：他們也感覺蟲災為害，雖然不知利用農藥，但也知以火燒蟲的方法。這個方法。最近才行停止。我錄大田詩一首，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業情形。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既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蠶，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這首詩將農家的行事寫得詳盡，首章說選種備具以後將田耕好，開始播種。二章鉞青苗長出以後，怎樣除去稂莠，又在田神面前禱告後，用炎火將害蟲燒死。三章鉞農民的心理，盼望雨水霑足公田以後，再潤我私田。這當然是詩人渲染筆法。老百姓，實際上未必能像這樣先公後私。不過從這句話看出周時確有井田制度。孟子及禮王制所說，並非虛構。至於收斂時殘餘的穀穗，可以讓貧困人拾檢，在我們東北地方還保留這樣風俗，的確不能不算醇厚。說者反謂貴族把好糧拿走，只剩下霉朽的給辛苦的農家夫婦吃，未免曲解。第四章鉞曾孫來到田間看觀。曾孫二字舊說指着成王，其實應依朱子詩集傳指着田主。他同着婦人小孩挑來飯食，給農夫吃。治田的官吏也來了，很是喜歡的。以後又殺牲具黍，祭告四方神靈。此詩將農家耕種收穫的動作及樂趣，寫得十分熱鬧，也就是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

再周人建國之初屢次遷移，雖然有外患關係，主要的還是追逐天然的水草，當時尚不用人工講求水利。此外，他們還不知施肥。孟子：「凶年糞其田不足，」老子：「却走馬以糞」二糞字當播種講。不是指肥料。禮記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熱湯可以糞田疇。」已用爛草肥田，月令抄襲呂氏春秋，非周時事。在詩經無水利及施肥的記載。

(G) 農民活動的情況：豳風一詩載農民活動的情形最詳。共匪文妖附會著說是農民在貴

族壓迫下勞動的詩，其實是錯誤的。本文限于篇幅，茲摘錄原詩如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春日載陽……女執懿筐……爰求柔桑。……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八月載績……爲公子裳。……八月既穫，……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六月食鬱及薹。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月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漉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詩起段敘農民工作之始。繼就衣食住三者分敘農民的工作。最後寫收穫後鄉村間互相讌會，是農民最快活的日子。那有貴族壓迫農民的口吻。難道游手好閒，安居坐食，才算好農民嗎？「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應依鄭箋釋爲春女思男，有欲嫁公子的心。那有貴族搶掠女人的話？「爲公子裳，」是說明女子有織衣的職務；何以知道貴族不用代價去剝削農民勞力？「言私其縱，獻豸于公，」是說農民同政府官員打獵，以訓練武事，大豬奉公，小豬自食，也是順理成章的。比講食糧躍進，農民吃不飽的現象，大有不同。農民食瓜，壺，苴，荼等，是說農民所吃的菜；並非沒有米黍，以這些菜蔬充飢。「上入執宮功，」古時民房也謂之宮。此句傳箋說農民由田間回來，修理自己在鄉村的房舍；更無拚命替官家服務的語氣。總之此詩是敘農民四時懇勤活動，及秋收後的樂趣；所以吳季札說：「樂而不瀆。」從這首詩，可以觀察周初農村社會的狀況。

#### (2) 商業已漸繁盛：

周朝雖然是個農村社會，但商業已漸興起。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禮記聘禮：「賈人西面坐，」周禮小宰：「聽買賣以質劑。」周禮玉府，掌九玉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賈人就是商人。他們認識物質，所以讓他們平定物質的好壞及價格。周禮太宰：「商賈阜通貨賄，」管子小匡篇：「今夫商賈負任擔荷……買賤鬻貴。」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有鄭商人弦高犒秦師。昭公十六年韓起欲購玉環，子產說鄭商人與其國君世有盟誓，都可以證明周初及春秋時代商人已漸抬頭。我們在詩經裏也可以查出這樣的痕迹。如谷風：「賈用不讎。」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從這些話，可以證明周時商業已漸發達。

至於通貨，主要是用貝。貝即海介蟲之殼，殷時已經使用。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周時是仍使用貝。鐘鼎文常記載君錫臣貝若干朋。朋爲十貝，王國維說可信。詩經小雅菁菁者莪，也說：「錫我百朋。」其次爲泉，也叫作布，也叫作錢。爲銅鐵製，其形如刀。也像耕田器之錢。氓之詩：「抱布貿絲」布即泉，因其流布於社會，故也稱之爲布。

## 六 人民對於貴族及政府的觀感

## (1) 人民對於貴族們的享受作不平鳴：

在封建的社會裏，帝王是天之子。其他諸侯不是與帝王同姓，就是功臣。他們的地位權勢，都是輩輩世襲。沒有一個人對於貴族們應有的權利，加以懷疑。可是人們長久呻吟於暴政下，又兼戰爭頻仍，對於此種制度的信心未免動搖起來。開始感覺到，同是人類，何以貴賤貧富相差懸殊？於是具有痛恨貴族，哀憐自我的心情。甚至認為貴族的無故享受，並不是天經地義的。這就是人類自覺的萌芽。倘若發展下去，自會釀成革命，打倒貴族們的橫暴。可惜這顆幼苗，僅成曇花一現，終被無情的勢力所壓倒，人民仍然長夜漫漫地宛轉在特種階級橫行之下！所以在周朝的衰落時期，不但沒有漢高祖，即連陳涉吳廣也未產生。我們讀著人們懷疑貴族的詩，又不能不再三長嘆了！曹風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四章錄三）

作傳達命令的人，每天肩負兵器的任務！一群宵小無能力的人，反倒穿上大官的制服，他們實在不配。看看南山，已被早晨太陽蒸晒出雲氣，可是這個候人還沒有吃早飯！可愛的少女只得忍受飢餓。兩兩相比，判若雲泥，已引起人們對於貴族的享受發生激烈的攻擊。魏風葛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二章錄一）  
嚴寒的冬天，人們還穿着葛布的鞋子去踩霜。够慘了！細小的女手，正忙著縫衣裳！縫好的衣裳，反給那些濶人服用！貧苦的人嘗盡辛苦，貴族們安然享受！那能不生出極端的憤慨！魏風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三章錄一）

農夫們天天在河岸上砍伐檀木，以供人用，而一般貴族却不去稼穡，反有食糧三百廩之多！也不去打獵；但他們的庭堂上却懸掛着貍貍！這當然是剝削人民所得來的！他們痛罵著說：「凡是好人，都不是白吃飽的。」他們對於貴族們的坐享其成，發生疑問。他們的怒火，已經燃著了！

## (2) 人民反對戰爭

尚武是人民的美德；但統治者時常利用人民，作無味的犧牲，當然也容易引起人民的激烈反對。我們在詩經裏看見有許多痛罵戰爭的詩。不是人民的怯懦；而是對於貴族們統治的憎惡。我姑且舉出一首詩，藉規人民反對窮兵黷武的情緒。小雅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凡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衛序以此詩是刺周幽王用兵不息，大概是對的。無道的人君政令殘暴，人民已經痛心疾

首；而又日尋干戈，窮兵贖武。人民長期轉戰沙場，沒有安枕的一天，那能不詛咒政府而自呼痛苦呢？詩經有許多像上述反戰的詩，都是當時的環境所造成的。茲不多贅。

### （3）人民痛恨腐化的政治：

幽厲二王，政治殘暴，人民無法忍受，痛恨的情感，日漸激昂。詩經裏有好多攻擊政府的詩，例如小雅的節南山，十月之交，雨無正；大雅裏的民勞，板蕩，瞻卬，召旻等詩，指摘政府，最爲激烈。邶風的北風，魏風的碩鼠，人民不但戟手唾罵；還要離開這黑暗的國家呢。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邶風北風三章錄二）

人民把虐政看成凜冽的北風，漫天匝地的白雪，把貪官暴吏比作紅色的狐狸精，黑色不祥的烏鴉，痛恨已極。同時他們認爲這個國家的官吏，沒有一個不是紅色狐狸精，沒有一個不是黑色烏鴉的；所以大聲疾呼地要大家離開此地。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風碩鼠三章錄一）

用臟污害人的大老鼠，比當時的官吏，罵的痛快！他們明白地告訴這些官吏，我們要離開你；並且告訴官吏，這個去處，是個安樂的地方！更有敲擊的意味。可惜當時人民雖然仇視政府；但只知逃避和詬罵，不知勇敢的站起，公然實行反抗，彼時人民的覺悟，尚不够澈底。

### （4）人民謳歌澄平的政治：

以上所舉實例，都是根據刺詩所查出的事實。歷史上亦曾寫下文武成康優良的政績。詩經裏也留下許多謳歌政府的詩。頌及雅多半是貴族們作的。那些稱頌詩，恐怕讀者以爲是阿諛之辭，所以不再徵引。只就二南裏的甘棠詩觀看，就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召公爽的偉大政治家，是表示萬分的擁戴的。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三章錄一）

這是人民思念召公德政的詩。召公是政府的要人，人民感戴召公，正是對於當時的政府有好的觀感。間接地推測成康的時代政治，是有可稱述的。近來學者研究周代政治，常列舉其黑暗實蹟，將這一段公案抹煞未免失平。

## 七 總 結

以上所述，是就各詩篇中所反映出的事實，擇其重要者，略予敘述。當然這些習俗有的是一個地方特殊的，有的是各地方普遍的；有的是壞的；也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已經改掉的；也有流傳到今天還在保留的。已經改掉的，無論好壞特殊或普遍，我們要用歷史的眼光來觀看它。至於到現在還在保留的，一定它有存在的價值。不但要看作史實；還應當作社會問題而研究它原因何在，然後加以矯正或闡揚。例如敬祖孝親，在詩經裏，到處可以看得，現在仍然盛行。可見已成爲中國文化的真正核心。它對於吸收科學文明並不抵觸。但是不明此故的人，嘗嘗認爲它是中國吸收新文明的障礙，不惜設法打倒，不但不易；也顯得愚蠢！

## 八 註 釋

(註一) 高本漢在詩經注釋裏說道：「樂官從民間採集來的民歌是司馬遷的舊說，難以置信。那些詩都是非常精熟的作品，節律分明，用韻嚴格一致，且有雕琢的上層階級的用語，使人完全不能相信是無知農民隨口唱出來的。如果和同一時期的鐘鼎刻石來比，相形之下，鐘鼎文顯得拙笨而乏文學技巧。所謂樂官採詩，當只是採集一些民間歌謠的題材，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的。至於整首詩，則一定出之於有訓練的和受過教育的上層分子。」按高說非是。採詩之說見於周語，晉語，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所說的遘人，說文作迓人。）禮記王制，漢書食貨志，何休公羊傳注。已成為漢代及漢前的儒者一貫的主張，崔述雖然懷疑；但無確證。高氏也是以空言否定前說。又詩經裏固然有精熟的作品；然拙劣者仍然不少。例如麟趾，騶虞，在文藝上有什麼價值？甘棠，行露，從何處斷定不是農民作品？再如國風多是中原北部的產品，其用韻不出漢語系統以外；所以音類可能有一致的傾向。又我想當時詩歌多是口耳相傳，採詩及後人著在竹帛時，難免潤飾。尤其是江漢等地的詩，或其言辭與北土相異。採詩時也可能像越人歌一樣，照原意翻譯但絕不會失去本來面目。試觀秦風小戎，中侵部合韻，蒸侵合韻與他地詩不同。（七月，陰沖押；公劉，飲宗押；蕩，諶終押；雲漢，臨躬押；這些地都和秦一地。）當然是秦地土音。樂官仍保留本真，未輕予更易，足見採詩人的謹慎態度。如果只採取詩的題材而替歌者代作一篇，不惟事理所無；且也失去採詩觀俗的意義。同時季札觀詩而判斷各國政治的好壞，也成謊言。至於鐘鼎刻石，只是簡單的記事，它的體制與詩歌不同。詩歌之作，是由情感發生；同時又有配樂的關係，當然三百零五篇裏，不乏傑出之作。似未能根據鐘鼎刻石，來懷疑詩經的作者。又所謂民歌者不僅指着農民；就是文人軍士，也可以包括在內。所以詩經雅的一小部份，及國風一大部份，我們也可以說是民歌。從這些民歌，所反映出的事實，又未嘗不可以觀察周時社會的影子。此外貴族及政府人們的詩，雖然不能算作民歌；但從這些詩，也可以看出古代的習俗。正因為這些詩，全由四面八方採來，或者是自己奉獻的；不出在少數有文學訓練人之手，才能有這樣的作用。

(註二) 見左傳宣公五年傳，禮記曾子問，詩經草蟲葛履注疏。

(註三) 軒奕詩毛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公羊傳莊十九年「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陳奂毛詩傳疏說：「諸侯於所娶之國，適夫人之外，有媵，有姪娣。二國往送女，又各有媵有姪娣，共九女。」此外從詩經的綠衣燕燕等篇，亦可以查知古人有媵媵的。左傳所載關於此項事實更多，不勝枚舉。

(註四) 見嚴粲詩緝及陳奂毛詩傳疏。

(註五) 某氏甲骨文字研究已有此說。

(註六) 甫田詩「歲取十千」，毛傳謂：「十千言多也。」惟鄭箋謂為：「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其田萬畝。」解「十千維耦」亦謂：「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其實亦應解作耕者之多，不必拘定萬夫同耕。高本漢詩經注釋說一〇〇〇〇在中國話裏是「萬」，而不是十千。「歲取十千」的意思，乃是「每年有百倍（十抵一千）的收成」亦通。近人誤解為二萬農奴耕田倍極荒謬。

(註七) 見董作賓先生甲骨學五十年。

(註八) 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二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

(註九) 最近大陸上在熱河興隆，發現戰國時期鑄造生產工具的鐵范：計有鋤，鎌，斧，鑕，鑿，車器等七十件。



The Society of the Chou Dynasty, as Observed  
Through "Shih Ching"

by

Kao Pao-kuang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s synoptically recorded and focuses almost completely on aristocratic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No detailed descriptions about the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general customs of the people are available. As a consequence, when trying to study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the material is often limited.

"Shih Ching" is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which was written either by some aristocrats or by the plain people from the sixth to the tenth century B. C. The essence of these poems often came from the emotions; the life of the poets, however, certainly could not be isolated from the society. These poems, therefore,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direct historical document of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hou Dynasty.

This paper aims at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 I. The romances of lovers
- II. The hobbies of the individual
- III. The economic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conditions of the community
- IV. The religious atmosphere
- V. The improvement of customs
- VI. The people's impressions of the government.